



1938年，載著文物由漢中遷往成都的新綏公司卡車。

集》、《古玉圖籍匯刊》等，還有《石鼓通論》、《璽印通釋》、《晉唐以來書畫家收藏家印譜》、《中國古物通鑑》、《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等傳世。

本來那志良是負責南路文物遷

那志良與故宮國寶遷峨眉

抗日戰爭期間，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眾多文物南遷，以避免落入日寇手中，其中七千箱多存於四川峨眉長達七年。擔任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主任的是那志良先生，他為南遷國寶的安全費盡了心血。

魏奕雄



國寶遷峨眉

從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夜到五月底，故宮博物院的一萬三千多箱文物，連同北京古物陳列館，國子監、頤和園等處的六千多箱，共一萬九千多箱，分五批由火車秘密運往上海法租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部轉移到南京朝天宮。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南京多次遭到日

軍飛機轟炸，十一月至十二月國寶又分三路西遷：南路八十箱經長沙、桂林、貴陽到達安順，後來再遷巴縣；中路九千三百三十一箱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到樂山；北路七千二百八十八箱經鄭州、西安、寶雞、漢中、成都到峨眉。還有二千九百多箱仍藏南京。北路自寶雞到峨眉，由那志良主其事。

那志良，字心如，生於一九〇八年，滿族，北京宛平人。一九二五年一月，年方十七進入故宮，相繼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收故宮文物和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將畢生精力都獻給了故宮博物院的建設和發展。他深入研究玉器、石鼓，是我國著名的玉器專家，著有《玉器通釋》、《古玉鑑裁》、《玉器辭典》、《古玉論文

運的。當他押運著故宮最精華的八十箱由南京經武漢到長沙，藏於湖南大學圖書館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接到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電報，要他立即趕到漢口，接受新任務。待他抵達漢口，即被派往陝西，負責北路文物的遷運。當時北路七千多箱已由馬衡的兒子馬彥祥等人押運到了寶雞，存於城內關帝廟和城隍廟。那志良接手後，主持《運存寶雞文物箱號清冊》的編制工作，因為從南京倉促撤出的文物，裝車時只記了箱數，而沒有記箱號，這樣不便查尋。此事處完不久，一九三八年一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命令立即將寶雞的文物運存漢中。那志良與助手吳玉璋等趕往漢中，與漢中專員商議存放地點，選定了南鄭縣的文廟和褒城縣宗營鎮的馬家祠堂、范家祠堂、大廟。

那志良爭取到了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的幫助，以軍用卡車從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開始裝運，共分四批翻越秦嶺，到四月十日，歷時四十八天，全部運到漢中。其中第四批遇到大雪阻礙，路上積雪二三尺厚，

道路根本看不清，汽車搖搖晃晃，不是碰到石頭，就是陷入窩坑。車隊被迫停在一個小村莊邊，押運人員和司機飢寒交迫，怨聲不斷。那志良得到消息，立即派人買了大批食物送去。後來在車輪上拴了鐵鏈，好不容易才安全到達漢中。存貯期間，曾發生一名守護馬家祠堂的士兵不慎手榴彈墜地，炸死值班士兵三名，彈片擊中四個文物箱。有一箱內的一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器被炸碎。另一箱內的一件彩花龍瓷瓶受傷，其餘二箱內的文物無恙，僅傷及箱件外表。

沒想到，在漢中才住了一個多月，又得到立刻轉運成都的命令。

按照馬衡院長選定的地點，那志良歷盡千辛萬苦，押運到了成都大慈寺，中途在川北廣元轉換汽車。經過綿陽附近時，一輛卡車不慎從一座臨時搭建的便橋上翻到了河灘，幸好沒有落到水中去，所載都是圖書檔案類文物，車毀而文物無損。自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陸續運完，歷時十個月。成立了故宮博物院成都辦事處，那志良為辦事處主任。



峨眉武廟西配殿

峨眉武廟是供奉關羽、岳飛的，也稱作「關岳廟」，現已不存，遺址在今峨眉一中內。當時已經荒蕪，關

以這裡做營房。

也稱作「關岳廟」，現已不存，遺址

在一九四二年冬，為安全起見，存於大佛寺的全部文物，都轉到峨眉城南四

版。

鑒於樂山城區一九三九年和

大佛寺周圍的民房多為草房，易燃，

一九四二年冬，為安全起見，存於大

佛寺的全部文物，都轉到峨眉城南四

國寶在峨眉
七千箱文物大部分存放在大佛寺裡。這是明代萬曆年間無窮禪師八方化緣費時十五年修成的十方叢林，

就在存南鄭和褒城的文物還有一部份尚未開運成都時，又接到急令：限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底前全部運離成都，另擇存放地點。馬衡決定遷往峨眉縣（今峨眉山市），指定那志良全權負責辦理。



1938年，南鄭文廟，左起依次為那志良、梁廷煒、吳振鯤、曹錦如、吳玉璋。

那志良知道，從成都到峨眉，五月底根本運不完。他派科員牛德明先到峨眉做準備工作，自己去了彭山，物色了一所學校和一座廟宇作為臨時儲備所。先將一部份文物搬到離成都很近的彭山，以符合五月底前全部運出成都的命令，再轉運到峨眉。另一部份直接由成都運峨眉，也只好以這樣的對策來回應了。

這樣，故宮博物院成都辦事處就管轄著漢中（南鄭）、褒城、廣元、成都、彭山和峨眉六個臨時辦事處，但每個辦事處都只有一人負責，分別是南鄭薛希倫、褒城梁廷煒、廣元曾湛瑤、成都吳玉璋、彭山鄭世文、峨眉牛德明，另有吳鳳培、劉承琮、馬惠深、牛德善、華友鶴五人分別擔任押運工作。他們都是故宮博物院的職員，自一九三三年二月從北京出發以來，一直為文物的遷徙忙碌奔波。

實際上，在成都的文物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才會全部運離成都，至七月十一日成都和彭山轉運站的全部運抵峨眉，存放於縣城東門外的大佛寺和西門外的武廟。其間六

岳塑像都倒塌了，住著幾個流浪漢。那志良給他們分別發了少量搬運費，打發走了。然後，請來泥水匠，用磚頭砌了圍牆，以策安全。院內也作了全面修整，地面重新鋪地磚，安了許多木架。牛德明將支木架的木墩設計成凹字形，凹口的寬度完全與木架底杠相切，穩固而又能通風防蟲，免受潮溼的威脅。他們細緻地編制了各房堆放的木箱號碼索引，以方便查找。

武廟西配殿藏置石鼓十個，相傳是周宣王時代實則秦代的遺物，每個重約一千公斤，因其刻有介於籀與篆的四百多字，笨重而珍貴。那志良用木板在西配殿裡隔出一小間作為宿舍。白天到大佛寺內辦事處辦公，晚上住宿武廟，夜夜面對石鼓，研究石鼓資料，臨寫石鼓文。後來寫成專著《石鼓通考》。一九五八在台灣出版。

鑒於樂山城區一九三九年和

大佛寺周圍的民房多為草房，易燃，

一九四二年冬，為安全起見，存於大

佛寺的全部文物，都轉到峨眉城南四



那志良等在成都參觀望江公園醉濤井（左三為那志良）

月十一日，日本二十七架飛機轟炸成都春熙路、鹽市口等繁華地帶，炸死二百多人，傷四百多人，毀房四千七百多間，幸好全部文物已於數天前悉數運出了成都大慈寺。

到了峨眉後，那志良才知道，他們剛離開寶雞不久，寶雞就挨了日軍轟炸，漢中南鄭文廟和漢中火車站也在文物全部遷走後被炸了，心中幸慶每次都是先撤後炸，逢兇化吉。他認為，這是因為「古物有靈，炸不到，摔不碎」。

上錄名冊告訴我們，一九四四年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的職工情況有了變化。共有職員五人：那志良、吳玉璋、梁匡忠、吳鳳培、陳明，公役四人：張有貴、王承林、王振楷、牛仁堂。這些公役的名字，是以前任何文獻包括那志良的回憶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都不曾記載的，實屬難能可貴。名冊中的「書記陳明」，那志良書中也沒有提及，只出現在這組



王振楷和牛仁堂攝於霧峰北溝的庫房中（莊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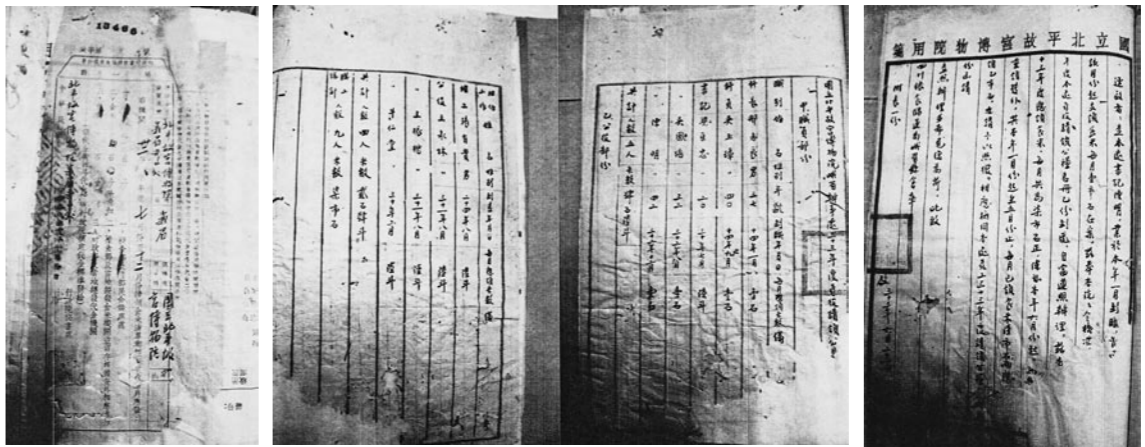
因為故宮博物院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直屬單位，所以其員工的新酬由

警衛部隊是國民革命軍第五師的一個連，一九四〇年由第二十九師的一個連換防。一九四一年初，第

表中所列職員和公役有明顯差異：職員用「到職年月日」，填寫了年齡；公役用「到差年月日」，沒有寫出年齡。從公役王承林、王振楷、牛仁堂分別於民國三十年或三十一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到差，可以推斷是從峨眉當地僱請的。據莊靈先生告知，王振楷、牛仁堂二人，都跟隨文物到了台灣，繼續任職故宮，直到屆齡退休。而「堆工張有貴」係二十四年八月（一九三五年八月）到差，說明他是在別的地方雇請的，很可能是在上海時雇請的，因為故宮文物南遷自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期間，都存於上海法租界。爾後，張有貴又隨同文物一同輾轉到峨眉。公役的職責是修繕房屋、木架、木箱，遇晴天翻曬文物時搬動文物箱子。那時候峨眉沒有自來水，用水全靠公役從河裡去挑。他們默默無聞地為保護文物做出了貢獻，我們理應記住他們的名字。

行政院秘書處核定。我們從這次查找到的編號為「政字第一三四六號」的「行政院審核請領食米通知單」第一聯中得知，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民國三十二年七月至十二月的食米為每月柒石，從請領公糧名冊上得知，三十三年度也是每月柒石。行政院秘書處的通知單右側有四條「注意」事項，第二條寫明「換取代金應按公務員戰時生活補助辦法第一條之規定，逕洽經發機關辦理」，表明是以公糧「代金」作為工資。第三條規定「領麵粉者應照行政院核定袋數，每袋扣發米兩斗，領代金者得扣代金米兩斗」。這麼具體的規定，都由行政院秘書處發文，表明那時候由於戰爭財政經費很緊，公務員包括故宮職員都只能領米代充工資，日子十分清苦。查《辭海》，一石（也寫作一市石）為一百二十市斤，一石為十斗，但是不同歷史時期，石折合市斤數量差別很大。

公里左右的土主廟和許氏祠堂。那志良派吳玉璋住許祠、調樂山梁匡忠來峨眉管土主廟、武廟庫房由薛希倫女士看護、辦事處也遷到武廟內。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一日，峨眉山博物館館長陳黎清從峨眉山市檔案館裡查找到了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的一組檔案資料，包括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處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日核定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代金食米的鉛印填空通知單、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向糧食部四川糧食儲運局峨眉縣倉庫請領食米（公糧）的手寫公函並附請領公糧名冊、四川省糧食儲運局和峨眉縣倉庫分別同意領米的五份相關批覆，共十六開紙九頁。雖然已經發黃變脆，有兩頁略有破損而殘缺幾個字，但都可參照其他頁上的文字予以補齊。這是迄今從峨眉山市境內找到的有關故宮國寶藏峨眉的首批信物，十分難得，為深入研究故宮國寶南遷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民國32年行政院秘書處核定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職員及公役通知單及請領公糧名冊

甲、職員部份

職別	姓名	性別	年齡	到職年月日	每月應領米數
科長	那志良	男	三七	十四年一月	壹石
科員	吳玉璋	男	四〇	十四年九月	壹石
書記	梁匡忠	男	二〇	三十年七月	陸斗
書記	吳鳳培	男	三二	三十二年八月	壹石
書記	陳明	男	四二	三十二年十二月	壹石

乙、公役部份

擔任工作	姓名	性別	到差年月日	每月應領米數
堆工	張有貴	男	二十四年八月	陸斗
公役	王承林	男	三十一年八月	陸斗
公役	王振楷	男	三十一年八月	陸斗
公役	牛仁堂	男	三十年二月	陸斗

職工總計人數九人 米數柒石

茲將其中的名冊兩頁，照錄於下：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
(民國)三十三年度員役請領公糧名冊

二十九師奉調出川抗日，改派軍事委員會直屬特務團二營六連接替，連長王振中。警衛樂山縣安谷鄉文物的第五連，也屬二營，營部在樂山。

一九四五年，駐樂山的第五連與駐峨眉的第六連對調，直至文物遷往重慶。一九四二年的一天，因為多日沒有吃肉，三個士兵出去打狗。沒想到一槍射過去，狗沒打到，卻打死了一個人。那志良聞訊，趕緊和連長一起到喪家慰問，說是不小心走火誤射，答應懲凶、撫卹，賠付了一筆錢才擱平。

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靠近西門的一家鴉片館，因癮君子亂扔的煙



清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蒂燒著了墊床的穀草，燃成大火，相鄰的油坊很快也成燎原，烈焰冲天。武廟離西門很近，那裡有一大片茅草房。那志良見狀，立即命令守軍一位排長迅速帶著二十多個士兵去救火。那時候峨眉還沒有自來水，故宮帶來的消防水槍不起作用。那志良叫他們拆房子，隔出一段距離來，免得大火延出西門，危及武廟裡的國寶。可是，誰也不讓士兵拆自己的房子。這時，火乘風勢越來越猛，蔓向西門越來越近，那志良和排長趕緊找到保長，告訴他：「將西門外所有的住房、店館、豬舍全部拆除。如果大火燒不出西門，所有被拆的由故宮博物院負責賠償；如果大火燒出了西門，我們概不負責。」保長同意了。眾士兵拼盡全力拆房。剛將西門外一排草房拆完，大火就竄出西門，一個小廟的道士被燒死了，但是不可能再向西蔓延了。火勢漸弱，終被撲滅。武廟安然渡過這一劫，好險。

事後檢查，與那家鴉片館相近的縣政府、郵局、銀行等，都不同程度被焚燒。那志良當晚派警衛連長到蘇稽去，向重慶馬衡院長發送平安電

大佛寺山門，幸虧國寶已於兩年前轉移。該寺從此衰落。一九五二年改為糧倉。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八年修成的峨眉大佛禪院，即是沿用此寺名字另行擇地重建的。

國寶離峨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後，開始著手準備將存放於巴縣、峨眉、樂山的文物匯集重慶，再轉南京。那志良是峨眉文物東運的總隊長。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那志良租用新綏汽車公司卡車一輛，裝了二十多箱文物，先到成都，找到四川省公路局一位副局長，同行到重慶，為的是一起檢查路況。他們議定，其後文物運輸路線由峨眉經樂山、榮縣、內江到重慶。其中榮縣至內江的路況最差，坑坑窪窪，難以通行，決定由故宮借錢給四川公路局抓緊時間修復。

之後，由川湘公路局的汽車運送。六月十八日，首批五輛卡車排列在南門口，近百名士兵守衛著。十多輛木板車從西門方向將一箱箱文物拉來，卸下，再裝上卡車，然後由那志

良指揮，浩浩蕩蕩開往樂山方向，直達重慶。這樣來回跑了幾趟，共動用卡車二百五十六輛次，至九月十日，才全部運完。自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一九四六年九月，故宮文物存放峨眉共七年又三個月。那志良從此離開了典守七年的峨眉。

到了重慶，藏入海棠溪向家坡山腳原國民政府經濟部貿易委員會的庫房，稱作故宮博物院重慶丙組辦事處，由原峨眉辦事處的職員負責管理，那志良仍任辦事處主任。甲組是巴縣遷來的，位於向家坡山頂倉庫。樂山轉運來的為乙組，入存向家坡山腰一帶的庫房。

文物遷離峨眉前夕，故宮博物院將國民政府頒贈的「功伴魯壁」巨匾，送交武廟、土主廟和許祠。這是當時國家最高領導機構對峨眉人民保護國寶的高度讚許。

故宮文物在砲火和硝煙中南遷，可謂史無前例的文物「長征」，在中國和世界文化保護史上寫下了悲壯的一頁。七千多箱文物在峨眉七年多時間無一損壞，無一丟失。一九四六年五月，國民政府頒給那志良一枚抗日

報，又將此事始末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上報和存檔。

每逢天氣晴朗時，庫存的文物要攤在院裡翻曬，周圍由士兵嚴密戒守。因為那志良精通英文，被峨眉縣中學聘為兼職英語教師。他的三位學生，有幸跟隨他觀看了一次翻曬的服飾、玉器，兵器和奏摺四類文物。其中一位名叫譚永富的峨眉弟子，在《西部散文》二〇〇九年第二期發表一篇題為《國寶目睹記》的回憶錄，詳細的記述了他於一九四五年盛夏在武廟裡觀賞翻曬文物的情景，特別點到張飛的〈丈八蛇矛〉和〈翠玉白菜〉。那翠玉白菜是清代匠人巧妙利用一塊半綠半灰的璞玉精雕而成，灰白的地方雕作菜幫，翠綠部份雕成菜葉，上面還攀著兩隻蠶蠅（蠶斯），栩栩如生。這是光緒皇帝瑾妃珍妃兩姊妹的父母送的嫁妝之一。白菜寓清白之意，蠶蠅繁殖力極強，希望多生貴子。現在，它是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成為大陸遊客赴台旅遊必看的寶貝，許多人買了複製品回來作紀念。而它原先就存在峨眉武廟裡。

一九四四年秋，符溪河洪水沖塌



1946年國民政府頒給那志良抗戰勝利勳章證書

「勝利勳章」，以表彰他為保護中華文化精品的卓越助勞。整個故宮只有兩枚，另一枚的得主是樂山辦事處的歐陽道達。

一九四九年一月，那志良奉命押運一批文物由南京東遷台灣，從此長居台灣，沒有再回大陸。一九六五年台北故宮博物院成立後，擔任院裡的書畫處處長。一九九八年病逝，享年九十歲。

二〇一〇年五月卅日於樂山

作者為原四川省社科院樂山分院院長